新學僞經考

新學僞經考卷十四

劉向經說足證僞經考第十四

漢大儒領袖當時傳書今日者自史遷外董仲舒劉向而已孔子改制統於春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博極羣書兼通六藝得孔子之學者也然考孔子眞經之學必自董子爲入門考劉歆僞經之學必以劉向爲親證二子者各有宜焉蓋人以爲七略出於劉向而信之不知其盡出於歆也又以爲別錄出於劉向而信之不知其亦僞於歆也然歆之作僞自冀勝公孫祿

以來人多疑之但不知其偏僞羣經故東漢校
書高才莫不尊信終以託於中祕莫得而攻焉
今爲之證其僞曰歆任校書向亦任校書凡歆
所見之書向亦見之歆不能出向外也以向說
考歆無不鑿枘向則今學說也歆則古學說也
則眞僞具白矣歆早料天下將以向之說攻之
故於僞造左傳則云向不能難於僞造周官則
云向不能識所以拒塞天下之口者防之早密
矣夫向之陳外家封事也折王氏而歆以宗室
子佐莽篡漢向之尊述六經也守孔學而歆以

世儒業而抑儒篡孔向之持守魯詩也奉元王
而歆以作僞經而誣父悖祖其爲臣爲弟爲子
果何如也今採向傳及五行志説苑新序列女
傳屬門人新會梁啟超剌取經説與歆僞經顯
相違忤者錄著於篇倘以歆之説爲可信乎則
向説其反僞邪非歟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
來奔

左傳祭伯來非王命也不以爲出奔

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僞左傳欲誣春秋譏世卿之義而改尹氏爲君氏以王朝大夫爲侯國夫人可哂極矣見左傳僞證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貿戎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也僞左傳乃以爲戎敗之

王者必通三統

此公羊大義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發之至詳僞左無之

以上漢書劉向傳 按向傳有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此是歆僞竄者向時無古文

田狩有三驅之制

師古曰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此王制公穀之禮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藏之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

按劉向說夫人八妾亦一娶九女之證

釐公二十五年五月己酉西宮災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

向說與孟子毋以妾爲妻同孔子大義也歆說杜撰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

火與災公羊無兩義歆爲僞左妄說

桓公二年秋大水劉向以爲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

歆每事必與向反而最惡春秋之誅亂賊至其所尊者則周公也許田爲魯朝宿邑實王田不得有周公廟即有亦爲别廟安有因易田而不祀周公者乎詳見左氏僞證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厯數春分後一

日始震電之時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

歆最惡春秋之義故向屢言譏世卿而歆必易之

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

宣元年左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欲沒春秋譏喪娶之義歆非爲墨何至主張喪娶可謂全無人心者矣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劉向以爲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

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劉向以為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殺君左氏劉歆以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曆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

歆以春秋為斷爛朝報故屢有此說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劉向以為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

亂易許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拒王師射

桓王又二君相簒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

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是時衞侯朔有

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衞君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

自立王命遂壞魯夫人淫失於齊卒殺威公劉歆以

爲楚鄭分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周天子不明

齊桓將奪其威劉歆以爲晦魯衞分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時戎

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弒二君狄滅溫楚伐黃齊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狄侵衞鄭莒侯滅杞劉歆以爲三月齊衞分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劉歆以爲二月魯衞分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於貿戎敗齊於鞌劉歆以爲三月晦朓魯衞分

此但云邾支解鄫子於宋無與僞左欲叚宋襄之讓德而文致其罪故云宋使之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晉敗楚鄭於鄢陵執魯侯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衞分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楚滅舒庸晉弒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斿不能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自二
十年至此歲八年閒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
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
夫自外入而篡位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先是楚
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
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殺死劉歆以爲
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
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
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

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三月魯衛分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六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十月楚鄭分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為自十五

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
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
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劉歆以爲二
日魯趙分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時吳
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劉歆
以爲二日宋燕分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鄭滅
許魯陽虎作亂竊寳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
以邑叛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衞逐世子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歆造分野之說散布周禮左氏國語諸書竝入之費易其微應可謂多矣向上封事歷敘災異爾云當是時禍亂輒應故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云云故其五行傳扁辟比事一一不爽歆欲獎借逆

篡故爲此例以攪亂之務使與經所書方圓不入而已此與向傳所載恭顯等言日變歸罪堪猛同一小人心事志稱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爲異若以歆爲是則自董子夏侯以下迄於子政其皆非矣今並列之學者自擇焉

以上漢書五行志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寖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

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傴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 棄母姜嫄傳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邱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 契母簡狄傳

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毛詩正義引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說春秋繁露三代

改制質文篇並同蓋相傳舊說無不加是僞學出

後始有異義耳別詳毛詩僞證中

有娶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娟逆理

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言賢女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娶之謂也

湯妃有娶傳

按此與毛傳逑匹之訓不合鄭箋亦云能爲君子

和好衆妾之怨鄭用韓說三家同義也以九嬪爲

衆妾亦歆僞說此文有羼亂也辨見下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

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衛姑定姜傳

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鄭用韓說三家同義閩縣陳喬樅引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燕燕之詩曷能喻焉以爲送娣之證見三家詩遺說考不知賦詩斷章安必其事盡同不足爲難也僞說之謬別詳毛詩僞證左氏僞證中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
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
見其婦道不正喻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
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
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
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
之[illegible]　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
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
臣之妹也無子媵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

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敎猱升木此之謂也齊女傅母傳

按僞毛傳以碩人詩爲衛人閔莊姜而作逆戾古義辨見毛詩僞證左氏僞證此題爲齊女傅母何緣忽另敘莊姜戴嬀之事與上下文不應此爲左傳文當爲歆竄將此節刪去則引詩毋敎猱升木正與防未然之義相屬歆每改易父書以申己說見於別錄者不可悉數此亦其羼入之蹤迹也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魯季敬姜傳

左傳以戴已爲別是一人公孫敖之妻文伯穀之母敖亦謚穆伯則與何說異蓋欲所改也

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楚子發母傳）

毛詩休休樂道之心

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晉文齊姜傳）

左傳無迎齊姜之事襄三十三年云文嬴請三帥文六年云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然則一文嬴二偪姞三季隗四杜祁無復齊姜位置矣其有意顛倒如是

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宋鮑女宗傳

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古傳記並同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子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此自指公卿大夫士之命婦而言劉歆牽合以爲後宮之制乃大謬也詳見劉歆王莽傳辨僞中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許穆夫人傳

左傳毛詩皆言許穆夫人爲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而此傳及史記不然烝淫何事妄誣古人顛倒是非至此詳左傳僞證毛詩僞證中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不可（齊靈仲子傳）

按左傳作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夫人仲子又作諸子與此不同此事與惠公元妃孟子一條相近或欲竄此聲子仲子之名入之於彼而復點竄此傳歟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魏曲沃負傳）

關雎之義有三論語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三家亦皆以爲刺時此作詩者之意也史記云關雎爲風始四始皆爲文王之詩此編詩者之意也列女傳云夫人晏出關雎豫見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注詩人歌而傷之此誦詩者之意也毛於三義皆不合詳見毛詩僞證此篇思得淑女以配君子爲歌詩者思得毛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爲君子樂得襲此文而失其意亦可哂矣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家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

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承重傳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召南申女傳

韓詩外傳易林義同作僞者見有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及易林貞女不行之文遂以爲强暴不能侵陵以次在甘棠之後故以爲召伯聽訟也詳

毛詩僞證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旣嫁於

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愼爾止不愆於

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宋恭伯姬傳

歆作僞經首欲奪春秋之義故毋事必彌縫周內之譏不親迎孔子之通禮歆抑禮經爲士禮以爲不得推之天子諸侯卿大夫於是爲上卿逆夫人之說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一條錄此文而删其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云云豈知魯以恭姬之故特使季文子致命故穆姜出房拜勞左氏删竄之豈復成文義邪春秋書伯姬之事凡八二傳皆以爲賢伯姬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左氏譏以爲女而不婦而於其餘皆沒之潼淵之會二傳

善之而左氏尤之與聖人同好惡者固如是邪餘

說詳左氏僞證中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衞至城門而衞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衞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後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

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衛宣夫人傳

衛宣夫人高節如此僞毛謂柏舟仁而不遇非獨望文生義意在掩抑節義也詳毛詩僞證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蔡人之妻傳

毛詩凡周南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已爲無理辨命
論卅耕歌其芣苢皆以芣苢爲臭草而以爲宜子
何其謬乎詳毛詩僞證
黎莊夫人者衞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
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
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
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
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
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
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

道以侯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黎莊夫人傳

按此詩一問一荅即後世聯句之祖僞毛以爲黎侯寓於衞其臣勸以歸不知黎侯正是思歸不得如有可歸豈待羣臣之勸耶可謂無稽之言泥中衞邑亦嚮壁虛造也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

如彼曰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息君夫人傳

此是息詩而序之王風者王得統諸國故息繫之也歆事二君於義當爲春秋所誅絕故凡於名節之事務湮滅之排擠之如譏孔父仇牧宋恭姬之類皆是息夫人尤以烈顯故其左傳深文誣之以爲一婦人而事二夫可謂悍然不顧而敢於與

孔子爲難者矣僞左盛行息夫人遂爲千古口實後世桃花夫人之廟瀆媟嫚神問諸淫昏之鬼誰使然乎眞令人拔劍髮指也謂大車爲刺周大夫亦望文生義詳左氏僞證毛詩僞證中

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晉圉懷嬴傳

此傳子政入之節義中亦不言其行後事然則左氏所言懷嬴與焉辰嬴嬖於二君亦與抑息夫人同意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衛宣

公姜傳

左傳以爲衛宣公烝於夷姜又云爲伋取於齊而美公取之與此傳及史記衛世家不合誣宣公爲烝又與誣懷嬴淫同古人名節皆顚倒於歆手後世以爲實事若非今日其僞發露古人之誣竟無日申矣詳左氏僞證中

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魯莊哀姜傳）

左傳夏甫不忌作御孫

以上列女傳

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褎伯姬也（雜事第一）

關雎伯姬之義並見前

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雜事第五

五帝與大戴禮史記同西漢以前無不如是無以黃帝爲皇而添入少昊者也辨見史記經說足證僞經考中

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節士第七

此公羊說也子政習穀梁而用之不得以安其所

晉相誣矣左氏於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條下無傳
欲沒春秋賢讓國與善善從長之義也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
其位與弟緯專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痛已之不嘗
藥未踰年而死故春秋義之節十第七
左氏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則止之獄成
矣欲沒春秋惡惡從短之義也詳左氏僞證中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
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
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

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節士第七

按韓詩以黍離為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太平御覽人百一十百穀六羽族十三引義雖不同而其事正與此絕類故說苑奉使篇韓詩外傳八並引魏太子擊好黍離事蓋於父子間

借以爲諷古義相傳大略同也至毛詩列於王風韓以爲尹吉甫之詩則毛編之王風或本韓併歟而以爲憫宗周乃大謬矣以二子乘舟爲伋壽死後國人追憫之詩亦不實許見毛詩僞證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也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節士第七

左氏宣十七年傳云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僅釋一弟字而於此事若不知者欲沒公羊興滅繼絕之義也春秋最重禮讓節義之士故孔父仇牧荀息蔡季叔武子臧叔術季札叔肸皆詳錄之兩漢公穀之學盛行故上有伏節死義之臣下多砥行立名之士風俗淳厚職此之由左氏一出於此等高節大則加以譏彈小則沒其情實而所錄者乃唯是爭奪相殺之事獎借逆篡之謀於是二千年之人心變壞極矣子政節士一篇斤斤

言之喪心子亦何以見若翁於地下乎

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劒而叱之萬臂撃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義勇第八

左氏於仇牧不下一褒語而據之與宋督並列惡其不事二君也（杜注宋督不書宋不以告猶欲假赴告必書之例以蔽絀大義尤令人憤絕）

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劒而入言不疾指不至盟者死所殺十八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

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義勇第八

左傳敘晏子事與此文有勇怯之別矣故由左氏而言之則晏子一懦夫也苟息一愚人也孔父因

妻得禍無形色之義也仇牧至門遇害無叱罵之事也責趙盾之越竟乃免託於孔子之言謂莫逆之可未減也實許止之行弑欲因春秋之書葬謂亂賊亦有時而不誅絕也貶宋共姬爲其由禮也誣息夫人爲其守節也是皆明目張膽與孔子爲難欲使萬世之名節埽地以盡似文其貳君之罪也

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 權謀第九

按此與史記晉世家合書序以爲平王錫文侯者

妄也詳見書序辨僞中

四嶽三塗權謀第九

此與左氏昭三年傳同蓋國語原文尚無五嶽之謬說

古者諸侯百里善謀第十

此與今文諸傳記合無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之謬說也

以上新序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君道

周公踐天子之位皆歆杜撰以媚莽者不足信史

記魯世家列子楊朱篇皆有竄亂辨見古文尚書僞證歆本佞人其自作傳誣爲以左氏難向向不能非間蓋無父也甚矣改易父書以申己說乃其常事耳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君道

此皆今學家言非周官六卿之制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

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成至矣（君道）

春秋爲明義之書非斷爛朝報也春王正月之義二傳備矣未有若僞左之無理者詳見左傳僞證

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臣術）

辨見前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

建本

卿大夫無冠禮天下無生而貴者辨見古文禮僞證

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貴德

按八字當爲六字公羊傳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左傳以六佾爲合禮僞說之妄也

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尊賢

左氏欲掩孔父之義故云孔父爲司馬十年十一戰又云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百般舞文惡孔父之爲君子而已以賢爲不賢倒亂天常疑惑

後世且誣孔子自貶其正直之祖父無怪公孫祿

請誅以慰天下也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竟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

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春使

此文本春秋繁露精華篇蓋公羊家說左氏唯不知此義故於宋之盟貶叔孫豹爲違命也夫春秋之義隤矣曲學阿世之劉歆烏足以知之

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

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

奉使

黍離非憫宗周詩辨見前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至公

孔子改制應天之誼大矣歆欲抑以斷爛朝服蓋唯恐春秋之道不滅也其不著此說也固宜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辨物

古祇有九州其言十二州者僞說也辨見漢書王莽傳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辨物

古經傳皆言四嶽其言五嶽者僞說或竄入也別詳周官僞證中此亦其竄入者

大旱則雩祭而請雨辨物

公羊傳雩旱祭也今文家說皆同左傳龍見而雩

僞禮也

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强禦也故刼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而不爲不聽其父絶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邪其義之盡邪辨物

此春秋非常異義所謂不可著之竹帛者也漢大儒唯董仲舒劉子政深知之僞左摭拾皮毛顚倒

師說戎夷大義如草木焉而以云義深於君父不亦妄乎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修文

左氏此經無傳左氏以爲卿爲君逆禮也

春秋曰正月公狩於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修文

此篇明言夏不田又再釋名義皆不釋獮字則本爲三田可知矣作僞者以左傳之說羼入之而不能彌縫其隙蓋心勞日拙矣觀此可信向書有爲歆竄亂者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修文

三田之制公羊傳兼采兩義蓋皆古說也詳見左傳僞證中

以上說苑

按向歆同校書古文向在前不見歆在後乃見之其僞固不待辨矣難者曰向習魯詩穀梁漢人引經最重家法則毛詩左傳向不引者乃其家法之不同非其耳目之未及也釋之曰向本通學無家法之可言故向習魯詩而引韓詩外傳者甚多習穀梁而引公羊者亦甚多如新序節士篇子臧一條即公羊之義義勇篇仇牧一條即公羊之文如向果以毛詩左傳爲背家法故不引用則韓詩穀梁獨非背家法而引用者何邪向魯詩穀梁之外兼引韓詩公羊而不及毛詩左傳則毛左爲向時

未有斷斷斷矣且向書時引左傳其文同而義異者如新序義勇篇晏子事列女傳四伯姬事之類其同一事而文有小同異者尤不可勝數是向並非不見左氏而與歆乖異如此蓋向所采爲國語舊文非歆改竄之左傳情事最爲明確而二千年無人細心剖析者蓋僞書之難辨久矣

新學僞經考卷十四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